



## 阿嬷的扁担

□康佳婧

阿嬷有一根老扁担,它由普通的竹木做成,两头微微上翘,中间部分被磨得发亮,上面还有几道深深的皱纹。扁担上缠着的防滑红布条已经褪色发硬,但每次擦拭时,阿嬷仍会仔细地修剪那些翘起的线头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这根扁担是与阿嬷如影随形的,几乎每日天刚蒙蒙亮,她就拿着扁担出门挑水了。装满水的两个大桶挂在扁担上,挑着它们走路并不轻松,阿嬷总得走走停停,才能将它们带到菜地里浇灌菜苗,田间地头也时常留下她深深浅浅的脚印。赶海的时候,阿嬷起得更早,往往从日出忙到日落,她才会用扁担挑回一筐筐沾满海泥的牡蛎或海虾。不过小时候的我更盼着阿嬷带着扁担去赶集,到了傍晚时分,我就蹲在门口等她回来,每次

远远望见阿嬷的身影,我就兴冲冲地奔过去迎接她。我的小心思瞒不过阿嬷,不等进屋,她便放下扁担,从竹篓里翻出几个肉松面包,递到我手里,笑眯眯地说:“快拿着,是你最爱吃的。”

上中学那年的暑假,我执意要帮阿嬷挑水去菜地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弯腰抄起挂着两桶水的扁担,谁知没走多远,肩膀就疼得厉害,脚步也犹如醉鬼般踉踉跄跄,两桶水还被晃得不断往外溢出,很快便将我的裤腿打湿。阿嬷见状,只得赶忙伸手帮忙扶住摇晃的扁担,生怕我摔跤。好不容易到了菜地,放下扁担的我揉着肩膀直喘气,忍不住问:“阿嬷,你这么瘦小,怎么挑得动这么重的水桶?”她笑着帮我揉着肩膀,说:“小时候一直帮大人干活,习惯了。”接着她还不忘叮嘱道:“我的身子

估计就是被扁担压矮的,你可要多吃点饭,别像阿嬷这么矮。”

有次听父亲说起,我才知阿公早年一直在外打拼,家里全靠阿嬷一个人撑着。春种秋收,赶海卖货,她的扁担两头挑过无数粮食和鱼虾。那时的阿嬷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在油灯下缝补衣物,不仅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,还想给几个孩子补齐学费。即使日子最难的时候,阿嬷也不曾让哪个孩子辍学。后来儿女都成家了,阿嬷又把孙辈们接到身边照料。直到这些孩子都回城里上学了,她依旧闲不住,天天带着扁担出门,不是用它挑水和肥料去侍弄菜地,就是把养肥的鸡鸭带去市场上售卖。父亲总劝阿嬷歇一歇,她却说:“忙活了一辈子,歇下来浑身不自在。”

后来,我上了大学,渐渐老去的阿嬷

挑不动水了,老扁担就只能“退休”了。如今的多数时间,老扁担都是靠在阿嬷房内的墙角积灰,但只要回老家帮忙打扫房间,我便会将它擦洗一番。每当这时,阿嬷就会忍不住念叨起以前的事,比如哪年收成好,装满竹筐的稻谷差点压弯了扁担。还有某次赶海时捡到几个大海螺,将它们挂在扁担上,一路上收获了不少羡慕的目光。而讲到小时候等着她卸下扁担、掏出肉松面包的可爱模样,阿嬷更是眉眼带笑。我渐渐明白了老扁担的纹路里藏着的岁月,原来就像阿嬷的故事,是说也说不完的。而老扁担静静待在那里,也像阿嬷一样无声地守着老家,守着那些挑水、赶海、赶集的寻常日子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)

## 面线糊里的晨光

□王杰贤

闽南的夏天,雨水说来就来,空气里满是青草混着泥土的潮气。好不容易等到雨过天晴,我赶紧拖着行李箱踏上返家的班车。不知过了多久,闭着眼打盹的我忽然被一股熟悉的香气唤醒。睁开眼往窗外望去,路边招牌上的“面线糊”三个字闯入视线,随即嗅到一股熟悉的高汤香气,我知道这是快到家了。

我从小就对面线糊着迷,平时很爱光顾开在家附近的面线糊老店。这家店不大,门口支着的两口大锅总是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,光听见声音就让人垂涎三尺。店老板姓陈,平时常头戴一顶褪色的帽子,脖子上还搭着一条旧毛巾。他煮面线的动作一向麻利,每次都是将细得像发丝的面线掰断,再“唰”地一把撒进汤里。锅边的透明橱柜里常年摆着十几种配菜,如卤得十分入味的大肠、炸得外酥内嫩的醋肉、炒得喷香诱

人的鸡蛋虾仁等。从中随便挑几样搭配面线糊,再撒一点胡椒粉提香,碗里立马就会腾起带着辛香的雾气,被热气一烘,香气钻入鼻腔,人的胃口也会随之被打开。

清晨的面线糊店常常挤满了人。晨练归来的老人神态悠然,任由晨光在银丝间流转,他们大多是慢条斯理地拿勺子舀起面线糊,稍微吹凉后再送入口中品尝。而着急上班的年轻人就不那么悠闲了,往往是一边啃油条,一边顾不得烫地往嘴里呼噜呼噜地“送”着面线糊,时不时还会发出“哈哈”的吐气声。有时也能遇见几位早起送孩子到校值日的老顾客,趁着时间尚早,他们便聚在店里一起吃早饭,顺便聊聊天家长里短。那些碗勺碰撞的声响混着顾客们此起彼伏的吸溜声,也是我认为比晨钟更加熨帖人心的声音。

上午的小店里门庭若市,陈老板与老板娘只得一刻不停地忙活着,他们配合相当默契,好似音乐家合奏着一首首美妙的乐曲。每次看见学生进店,比如当时还在上中学的我,他们总会“失手”多给一样配菜。当你发现后询问陈老板,他只会笑着摆摆手,嘱咐你多吃点,才有力气读书。饱餐一顿后准备离店,老板娘见了还不忘热情地招呼一句:“后生仔,好呷再来。”

记得有次我去得特别早,听说是为了准备考试,陈老板便往碗里多加了一颗卤蛋,还鼓励我说:“后生仔,好好考啊。”吃饭时,老板娘一边擦桌子,一边问我要不要加点酸菜,说是可以“提提神”。那时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又寻常,直到离开家去上大学,才发现能吃到这么对胃口的面线糊,是多么难得。

车子缓缓靠站停下,我的思绪被拽

了回来。拎着行李一路小跑回家,放下东西后我立马出门往面线糊店冲。来到门口,一眼便瞧见门口的大锅还是老样子,里头装的高汤依旧热腾腾的,只是店内墙上的挂历已经换了好几茬,陈老板的背也驼了不少。

“老板,来一碗面线糊,加醋肉和油条。”听见声音,陈老板抬头眯着眼看我,随即脸上露出笑容,招呼道:“好久不见啊,后生仔,都长这么高了,快进来坐。”

看着陈老板利落落地煮面线,氤氲热气中,我脑海中的画面渐渐与眼前的场景重叠了。面线糊端上桌,仍然是记忆里的模样,我咬了一口酥脆的油条,吸溜着滑嫩的面线,听着邻桌用闽南语聊天,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那些平常的清晨,亲切又暖人心扉。

(作者系闽南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4级学生)



## 回老家

□陈铭瑞

晨雾未散,黛色的竹林好似披着一件薄纱,随风轻舞。阳光洒在溪面上,如同鱼儿身上的鳞片,闪闪发亮。这就是我的老家,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。

久违回到这里,我一下车便与一股清凉的风“撞个满怀”。深吸一口气,我发现风中还带着淡淡的竹叶香,闻起来沁人心脾,猜想它应该是从后山的竹林吹来。记得儿时的我经常趁大人们不注意,偷跑去那片竹林玩耍,有时是脱掉鞋子,赤脚踩在松软的腐叶土上,感受大地轻轻地“挠”我的脚心。有时是在竹林中来回穿梭,寻找新冒出来的竹子。这些新竹的嫩叶被风吹动时好像无数只绿色的蝴蝶在振翅,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不过长大后,我更喜欢雨过天晴时去竹林里走走,就像此次回来,恰逢一场雨水刚结束,漫步其中,听竹叶沙沙作响,心也随之沉静下来,不再觉得焦躁。

吃过晚饭,我坐在老屋的三楼阳台乘凉。抬头可见夜空中繁星点点,好像碎钻般闪耀,定睛一瞧,竟连北斗七星的位置都清晰可辨。没过多久,突然感觉几滴雨水落在睫毛上,我赶紧仰头看,发现是细密的雨丝从空中落下,很快交织成一片薄薄的雨帘,星星也变得若隐若现。我掏出手机想“捕捉”眼前的画面,却发现镜头无法将这份美完全记录下来。最后只得让眼睛充当“底片”,尝试将这雨中星夜的独特景致留存心中。

隔天一早,淅淅沥沥的雨声再次响起,



(CFP 图)

睡梦中的我被唤醒了。起床后推开窗往外看,豆大的雨点不停“敲打”着院子里的青苔,随即又“炸开”变成一朵朵小水花。我站在窗边静静聆听雨声,突然觉得诗人笔下描绘的“柳外轻雷池上雨,雨声滴碎荷声”的情景,或许就是这般动人。

雨后,我坐在屋后的香樟树下小憩,忽然瞧见烟囱腾起缕缕炊烟,心里纳闷还未到饭点,家里人怎么开始烧饭了?不过很快母亲就解开了我的疑惑,只见她提着一壶刚煮好的桂花茶走出来,喊我去尝尝。闻着熟悉的花茶香,我又想起幼时的自己也曾在这样的茶香氤氲中,缠着母亲讲述老故事,小手还不时偷偷捞起杯底的桂花放进嘴里咀嚼。

虽然现在回老家的次数少了,但这里的竹林、星空以及雨天美景,都像母亲煮的茶汤清晰地“印”在我的脑海中,无论何时想起来,心里都会觉得暖烘烘的。

(作者系泉州市培元中学初二学生)

## 想念阿太

□张嘉圻

过去,阿太住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村子里,只有寒暑假时,父母才会开车带我回去看望她。阿太的个子不高,虽然发丝大多数已经变得花白,但她的精神一直很好,笑起来时眼睛还会眯成月牙的形状。

阿太很爱花,老厝的院子也种满了花草。记得有一次看见院角冒出几簇紫色的小花,我觉得好看便摘了一把,阿太见了没生气,只是笑着说:“这花是满天星,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?”看我摇头,她回屋找出一个小瓶子,指着里头的种子,对我说:“满天星代表‘思念’,这些种子你带回去种,可要记得勤浇水。”可惜,因我总疏忽照料,尝试多次,始终未能在家中种出一盆满天星。

每次我回老厝小住,阿太总喜欢拉着我一起坐在屋里的眠床上,悠哉地看电视里播放的歌仔戏,兴起时她还会教我唱几句。盛夏午后,见我被热得无精打采,她便起身去厨房切西瓜,每次把西瓜端到床边,看我大快朵颐,她就乐得眉开眼笑。可当我喊她一起吃时,阿太只会一边笑说自

己不爱吃甜的,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为我扇风。窗外的蝉鸣伴着蒲扇轻摇的沙沙声,也成为我最熟悉的夏日“白噪音”。

后来暑假再回老厝时,我发现阿太的白发更多了,手背上的皱纹愈加粗糙,犹如老树皮般。看见我来,她又像变魔术似的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麦芽糖,招呼我快尝尝。可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吃饭时,阿太给的理由仍是那句“我不爱吃甜的”。那年夏天收到我带回来送她的新蒲扇,她开心不已,走哪都要带着,出门遇见熟悉的邻居,还得举起来展示一番,再说一句:“这是我家囤货买的。”去年,阿太离开了我们,回老厝收拾屋子时,我发现那把蒲扇还在,它的扇面依旧洁净如新,仿佛在诉说着阿太往日的珍视与喜爱。

转眼又到了蝉鸣声声的盛夏,今年,我终于种出一盆满天星,看着那些紫色小花在风里轻轻摇晃,恍惚间,我的耳畔好似又响起阿太温柔的声音,带着熟悉的闽南腔调,轻轻说着满天星的故事。

(作者系惠安县螺城中学初一年学生)

### 纸团

课间休息时,正在看书的小明突然收到从后面传来的一个大纸团。他兴奋地打开纸团,剥了一层又一层,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纸片。

小明小心翼翼地將纸片展开,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:“请传给垃圾桶,谢谢!”



### 送分题

老师讲解试卷的一道常考题,生气地说:“这道题已经讲过很多遍,简直就是送分题。”

有位没解出题的同学反驳道:“我妈说过,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## 期待的开门声

□冯嘉诚

“咔嚓”的开锁声如约响起,我知道是爸爸回来了,心头顿时好像落下一只正在拍打翅膀的小鸟,雀跃不已。

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,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留在泉州生活,尽管相隔两地,爸爸仍会经常赶回来陪伴我们。即使只是短暂度过一个周末,他也不嫌累,每次还不忘带回各种零食给我们当礼物。

前一天听妈妈说爸爸要回来了,我和弟弟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隔天一早就守在门口,满心期待着爸爸的到来。终于听见钥匙插进门锁转动的声音,我和弟弟连忙跑过去,门一打开,爸爸的身影映入眼帘,刹那间,喜悦

之情就像一朵花儿在我的心中“绽”开了。舟车劳顿的爸爸看起来有些疲惫,但一看见我们,他脸上立马露出了笑容,他蹲下身,一把将弟弟抱起,另一只手轻抚我的头,一开口就不停地询问我们的近况,连行李都顾不得拿进屋。

“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?”寒暄过后,爸爸打开了行李箱,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,有我爱吃的芒果干、饼干、香肠,也有弟弟喜欢的小面包和巧克力。我们把零食抱在怀里,犹如两只收获一兜子食物的小袋鼠,兴奋得又蹦又跳。爸爸看着我们欢喜的模样,也开心地眉开眼笑。

## 旧琴藏情

□苏可欣

爷爷吹熟悉的曲子,比如《小星星》时,我们还会跟着口琴的旋律哼唱,这时的爷爷吹得就更起劲了。琴声伴着歌声,午后时光常常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。

有一回我打算参加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,满心期待又不知该表演什么节目,爷爷得知后提议说:“不如我教你吹口琴吧。”于是那段时间,每天放学后,我都待在屋里跟着爷爷学习吹口琴的技巧,他则耐心地教我如何拿琴、怎么按音和吹气。练《友谊天长地久》这首曲子时,见我一直吹不好,爷爷便一遍遍地进行示范,帮我调整指法和气息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终于学会用口琴演绎这首曲子,还在文艺晚会上自信演奏,



(CFP 图)

赢得了掌声。

如今每次回家看见那只口琴,我仍会想起蝉鸣的夏日午后,忆起爷爷教我吹琴的样子,想起他笑得眯成缝的眼睛。

(作者系德化县尚思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不少人小时候都背诵过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这句古诗,也听老师或家长讲过,每一粒米、每一棵菜都凝聚着农民伯伯的汗水。可生活中还是会不经意做出一些浪费粮食的举动,比如饭后随手倒掉剩饭剩菜,去饭馆吃饭时剩下大量菜肴也不打包带走。

记得有一天的午饭,妈妈做了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南瓜饼等美味佳肴,我胃口大开,忍不住又多添了一碗饭。谁知吃饱时发现还剩大半碗米饭,不想撑着自已,我便偷偷把剩饭倒进垃圾桶。爸爸见状严肃地批评我糟蹋粮食,我却不服气地顶嘴,还觉得倒掉一点饭没什么大不了。爸爸生气地问:“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做,得浪费多少粮食?”听了这话,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任性举动,其实是对农民伯伯劳动的不尊重。那一刻,我感到很惭愧,也明白了节约粮食不是一句口号,心里还暗下决心以后要从点滴小事做起,认真将节约粮食的美德践行到底。

——《节约粮食》(林逸哲,泉州市鲤城区第三中心小学五年级)

在我心中,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,它既不是热闹非凡的游乐场,也不是风景如画的公园,而是爷爷工作的工厂。那里看似普通,却是可以让我尽情玩乐的小天地。

每次做完作业,我就像一只脱缰的小马直奔那个工厂。一进车间,我就跑到堆积在角落的废弃零件,它们犹如五颜六色的“积木”,有长方形、正方形和三角形,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。我经常将这些“积木”拼接或嵌套在一起,组成不同的“建筑”,有的好似直插云霄的“摩天大楼”,有的好像温馨的童话小屋。如果一不小心将刚完成的“作品”碰倒,我也不难过,很快就重新开始“搭建”新的。我偶尔会闹祸,不过即使是不小心弄坏爷爷的工具,被他责备了,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。这个充满趣味的乐园,见证着我的成长,带给我许多欢乐,你是否也有这样特别的乐园呢?

——《我的乐园》(徐易连,南安市杏莲小学四年级)